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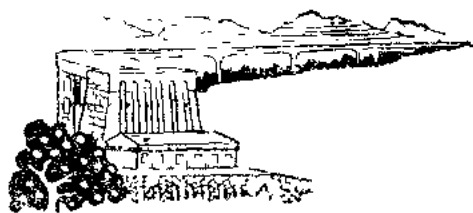
宏图大业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

宏图大业

（散文、报告文学等）



济宁地区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

目 录

散 文

欢庆的日子·····	简 涛 (1)
驯马记·····	殷献之 (12)
锦绣大地·····	胡秀昌 (26)
春满荷花塘·····	长 岭 (45)
百里千渠新愚公·····	王衍全 简 涛 (57)
新渔村纪行·····	张九韶 (70)

报告文学

登攀·····	郭 辉 谢新生 (80)
气吞河山·····	王廷晞 张寒朗等 (104)
岭翠旗红·····	谢新生 陈景云 (122)
龙柏颂·····	王昭溪 (146)
后记·····	(158)
封面设计·····	樊运琪

欢庆的日子

简 涛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许多不平凡的日子。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我在即将竣工的双庆扬水站度过了欢庆党的十一大胜利召开的可忘时刻。

双庆扬水站，是邹西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湖水东调的扬水总站。当落日带着人们劳动一天的快乐隐去的时候，日夜沸腾的工地寂静下来了，一千多名建设者们集中在营部里，围坐在收音机旁，在急切地等待着那特大喜讯的到来。我知道，此刻在工厂，在农村，在军营，在那无数的收音机前，正跳动着八亿颗激动的心。

邹县县委常委、老指挥王德胜回县参加庆祝活动去了。我和石墙公社的营教导员王洪田坐在一起，他是一个铁墩子似的年青人。今天，河南和湖北的同志来参观，我又一次跟着听了他们的介绍。他神情激动，字字句句都充满着豪情。难道能不令人自豪和兴奋吗？这耸立的机房，这笔直的总干渠，这八个流量的大扬水站，是一个石墙营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建起来的呀！今年一月，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才开始挖

引河，双庆站还没有动工。那时，我听说济宁地委在邹西六个县的结合部二十二个公社组织农田大会战，二十多万劳力上阵，治山治洼又治河，摆开了纵横几百里的战场，早就想来看看。等到这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那时正值隆冬“三九”，引河工地上，十里旗海，十里人潮，喊叫声、脚步声、机器声，滚沸地交织着，整个河道就象看不到头的大集会。

那天，我在河沿的席棚里找到了指挥部。通讯员小刘听说是来采访，很高兴。他指指桌上已经冻成冰疙瘩的半碗米饭，说：“老指挥这顿饭没吃完又走了，正好喊他回来。”

我们在新堆起的上堤上走着，红旗呼啦啦地飘舞，那一个个的马道口就象一条条巨型的传送带，数不尽的拖拉机，和马、驴、骡子拉着装满土的小车，一个劲地往上游。在人群里，我看到了小刘指给我的那个人：他那长统胶靴插在泥里，糊满泥浆的裤腿冻得棒硬，那多日没顾得刮的硬胡茬上挂着几颗泥豆。他大弯着腰，和人们伏在一根木杠上，在“嗨、嗨”地搬冰。另一边，一个干得特别猛的青年人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在刨土，那大镐高高地举起，又一道闪光向地上扎去，“冬！”却只啃了个白印。他不时地吐着进到嘴里的冻土屑，身上的那件蓝球衣蒸笼似地冒着热气。突然，“咔嚓”一声，镐把斜着断裂了。他把断镐把朝地上一扔，说了声：“不中用的朽烂木头！”又从地上操起一把镐。我惊愕地看着那断镐把上的鲜血，又上前看看他手上深深的裂口。他就是王洪田，当时，他已经七天六夜没下工地了。当我把自己的激动心情告诉老指挥时，他亲切地笑着说：“咱原定由十个公社上两万人，呼啦上了六万！一瞬

窝棚搭不上，大家就睡在这冻土上，半夜冻醒了起来就干。六万人，哪双手没裂口子？哪把镐上没有血啊！走，捎点水回去。”

我茫然地看看四周，并没有水桶，也没有清水，却见老指挥弯腰扛起了一块冰。我看这冰，上面是土，下面是泥，能干什么呢？老指挥已经前头走了，我疑惑地也扛了一块，忙跟了上去。我们翻上河堤，越过土坡，绕过几排向“四人帮”猛烈开火的大批判栏，到了伙房的窝棚。那里已经堆起一座小小的冰山，炊事员正朝锅里敲着冰块。老指挥拍拍手上的冰屑说：“吃水不用缸，新鲜吧？今年冷到零下二十多度，整个大地冻得象一块没边的石头，河边仅有的几口井也旱干了，几万人吃水都是捞冰啊！”我激动地向老指挥询问工程的情况，他从内衣口袋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咱地委书记从北京来的信。粉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人民真是喜洋洋、干劲冲天大！再加受到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咱们决心想大的、干大的，又搞起了‘双庆’后的第一个大工程潮水东调。让微山湖水通过去年会战已根治的白马河倒流五十里，进入这十五华里的石墙引河，在这里建大型的一级扬水总站双庆站；然后，再修一条总干渠，四条支干渠和二百里石渠；三级提水送上洪山口、常青山、苗庄岭等二十多个山头，解决十几万亩土地的严重干旱和煤矿区的用水。把湖水引上山，咱想了多少年，不敢提，不敢干，华主席除‘四害’，搬掉了压在咱心上的石头，过去的梦想才能成为现实。小伙子，你写吧，把咱心里的话都写出来……”

当我回想这些时，晚八点到了，雄壮的《东方红》乐

曲送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了！这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英明领袖华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的里程碑！

双庆站沸腾了，我们知道，此刻，首都百万人民已经狂喜地涌上街头，天安门上空也许早已五彩缤纷，祖国各大城市的街道一定卷起了人潮。可是双庆站的建设者们却自有他们欢庆的独特方式：他们举起标语牌，敲着锣鼓，围着自己的工地开始了游行。我参加了他们的游行行列。蓄水池是那样的清澈，灯光明亮的机房更显得格外雄伟，“双庆扬水站”几个巨大的钢字在高处熠熠闪光。这双庆站啊！从上级党委命名那天起，那一块块石头，一根根架木都是群众献出来的，连每一颗沙子都蕴含着人民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决心，都铭刻着“双庆”的欣喜呀！你看，那直插东山的几千米总干渠是多么威严！那两排电灯和远方同时修建的二级扬水站、三级扬水站的灯光连成一片。这搞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雄伟气势，这游行队伍的欢乐情绪，使我的思绪不由又回到建站初期群众自动献石献料的高潮之中……

那是今年四月份，我接到了王洪田的一封信，他说双庆站清基工程在日夜苦干，进展很快，可是下一步砌垒没石头。七万方石头，我算了算，一米见方垛起来要摆一百四十华里呀！现开也来不及。看过信后，我心里也象压上了一块石头。那时天又大旱，从去年九月种上小麦没下过一场雨雪，恐怕那鬼山山区的小苗子早就完了。

不久，我又接到去邹西采访的任务，我怀着和第一次完

全不同的心情上路了。路过已经建成层层梯田的洪山口时，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没想到麦苗竟长得青葱可爱，地也是湿的！记得上次到洪山口，看看这里新整出来的三千亩大寨田是那么齐整壮观，可是没水，地都干得透风。现在，水来了！只见山下已出现了一条银带般飘向远方的长渠！是井水吗？不，这里曾花万多元打机井，但打到一百七十多米的深度还是干眼。是库水吗？也不，附近没有河流。几个塘坝早成了干泥瓢。一定是湖水！可是我知道，双庆站最快要八月才能建起来，九月也上不来水。当我这样想着，已到了山下的深井大队，这里以井深缺水闻名。没想到湖水果然已提前来临了，村头新砌的蓄水池竟然也是碧波荡漾，鱼苗儿在调皮地泛着波纹。我上次曾专门来这里，见识了一下那黑洞洞看不到底的深井，摸了摸那些井台石上被井绳磨得寸多深的石沟。这是大地主郑家在清朝光绪二年花了几百两银子打的井，当宝贝垒在院子里，穷人却尝不上一口。我在井边曾听一位白发老大爷讲了一个心酸的故事：有一回，他家是看着干水饺过的年。那时候还封建，大年初一不打水，为准备过年，年三十那天跑出去八里地打水，但等到半夜没挨上号。孩子闹着吃饺子，没办法，只好用火烧了几个，打发孩子不哭。

这里的人民真是受尽了缺水的熬煎！这里广泛流传着的关于鳊山的神话故事，也反映了缺水的情形。传说鳊山是远古时候落来的一群鸭子，一渴五千年，都想到微山湖去喝水。那领头的跳进湖里就不上来了，成了独山岛，后边的那些渴得实在跑不动，就成了那些旱山头。当时，我听后只是感到好笑，现在，我眺望着那起伏的群山，好象真的活了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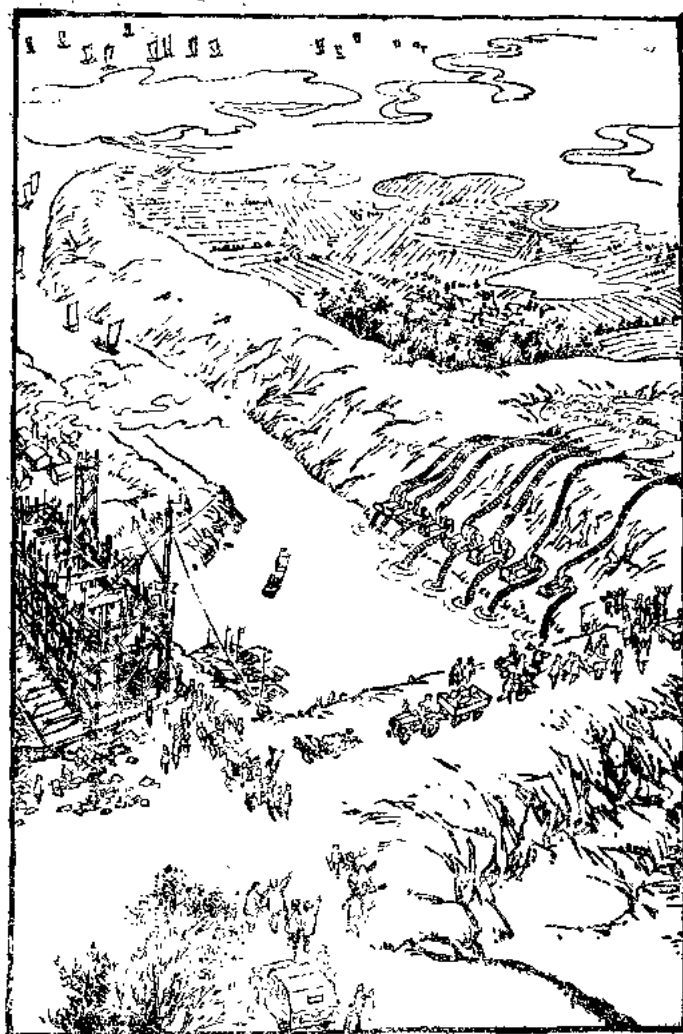
来，变成了一群美丽的鸭子，煽动着欢快的翅膀，在欢呼这百里湖水的到来……

那银带似的长渠一直把我们引到石墙大桥。引河边上，正开动着八台机器，八根粗黑的胶管吐出八条水龙。原来，为了解决当前抗旱急需，又突击修了个临时扬水站！好啊，在这大旱之际，湖水东调已初见成效了！

我激动地向双庆站工地走去，这里却完全是我意想不到的情况：成堆的石头已经把那四周的土堤盖满了。一群群红小兵挥着铁锤在砸石子，工地上就象撒开一片鲜花。石头问题解决了！人们正在铺底，那又深又大的基坑里已经砌了一个石头的广场。原来，我在路上遇到的那些运石的拖拉机、排车、小车，还有抬石头的小学生，他们的目标都是朝着双庆站！我正激动地凝望这火热的场面，一只大手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回头一看，正是王洪田。他使劲握住我的手说：“来的正是时候，好好写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啊！”

我从他那里知道，为了战胜干旱，指挥部调动八千人突击抢修了三十华里的临时土渠，把湖水提前送上山，并借机发动群众，掀起献石献料的高潮。他讲到那献石之夜的动人情景：刚开完社员大会的村子里，大喇叭里响起社员们向华主席、党中央表决心的声音，和各家各户自报的数目，到处都游动着马灯和手电筒的光柱，青年们喊着唱着从各家运石头，一座座院落不时爆发出阵阵笑声。一村一村，村村都是灯火闪闪，喇叭高叫。第二天，有的管区就献出了二百车石头。

我听后，心情很振奋。想深入采访几个典型。王洪田一口气讲了十几个，有的推迟婚期，献出了盖新房的全部石头



和木料，有的拆了院墙、扒了屋台和门楼。我决定访问一下献出损了几年石头、准备盖房的胡培忠，和拆了已经垒齐三间房子四壁的薄其洲。

胡培忠大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五口人只住间半屋。屋里坐不下，我们只好在院子里交谈，几只老母鸡被挤在墙角里，吃惊地望着我们。胡培忠大爷张罗着倒水时，我才发现他那暖水瓶是吊在梁头上。我禁不住说：“太窄了，是该盖房了。”胡大爷摇摇头说：“窄不窄再将就一年也不要紧，双庆站可是一时半刻也不能耽误。”他还说：“从前要了三辈子饭，哪有咱穷人的屋啊！这眼下的好日子都是共产党给的。献几车石头是为了表心意呀！”多么真挚的感情，老贫农说的都是心里话啊！我们又到了薄其洲家，一进门就看到那三间拆掉四壁的房屋，只剩些沙灰渣和碎石片，一旁是两间草房。薄其洲不在家，他爱人正在喂猪。这位朴实的农村大嫂给我们指着那两间草房说：“屋不行了。春上卖了口猪，又卖了些菜，狠狠劲才算把墙砌起来。后来建站说用石头，老薄回来就要拆墙，我当时真掉泪了，你看这屋，还有三个孩子呀！老薄生气地说：‘要是叫“四人帮”上了台，咱连这样的屋也住不成。’我听他说的有理，忙说：‘依了你！’也帮他拆起来了。”大嫂说着笑了……

今天，我望着游行队伍中那张张喜庆的笑脸，不由又想起大嫂那纯朴的笑容。群众不仅献出了木料、石头，献出了汗水和智慧，而且献出了对华主席的热爱之心啊！你看，刚刚游行完，人们立即又干开了。扬水站的建设者们，用机器和锤、钎交织的乐曲，来歌颂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用辛勤的劳动，来表示对华主席提出的战斗号召的拥护！

我兴奋地登上了石渠，俯瞰双庆站的风貌。这里一切都变了！在三月二十日，这里还是一片荒滩。而今，只经过短短的五个月，这里已是机房高耸，石渠横贯，机泵正在安装。回想在这飞跃的历程中，又有多少动人的故事啊！

这机房的建造任务是小石大队民兵连承担的。我听说，他们有一次冒雨垒山墙，一直加班干到夜里十二点，完工一检查，达不到高标准，他们坚决返工，连夜拆掉刚垒起来的四十多方石头。指头被雨水浸破了皮，被沙灰和石头磨得流血。那时，我曾找到小石连的指导员，看看这个年青人的手，这是一双奇特的手：手心是高高凸起的厚茧，指头却是鲜红的嫩肉。我的心都紧了，不禁又想起了负责整个工程的县委副书记赵士纯。有谁听说过“业余”住院的吗？赵书记就是。我那次访问他，一连等了几天，白天他到各工地去，夜里才往医院治疗。后来，他和我约定早八点谈谈。七点多，我就见他病房门口停了几辆自行车，一个小护士含着泪端出一小碗没吃的稀饭。病重了，他还是照样打着吊针听汇报，出主意。开完党委会，他躺在病床上向我介绍情况。他的身体那样虚弱，可是神情却是那样昂扬。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谁干社会主义谁有罪，使他怒火填胸；毛主席逝世的日子，极度的悲痛和担忧，撕裂了他的心；华主席除“四害”，双庆的日月心欢畅，他觉得只有拚上命干才对不起华主席。

今天，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都在以崭新的姿态奋战着。这天下午，我访问了前楼大队七十岁的老石匠卢洪军和卢志宽。他们挥着锤子砌变压器的料石，一凿一锤是那样地精心，好象不是在打石头。

需是铭刻自己的全部心意，用以表示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拥护。我们在一旁站了许久，他们都没有发觉。

“大爷，歇会吧！”我们递上了香烟。卢洪军花白的胡须摇了摇：“不能歇！要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呀！俺这把年纪再不多干点，往后可捞不上了。”听他们连长介绍，两位老人的儿子、孙子都在工地上。他们七十多岁了，中午都不肯歇歇，从早晨干到天黑，三顿饭都在工地上吃。我油然而生敬意，说：“大爷可别累坏了呀！”卢志宽笑笑说：“俺都从十七、八就打石头，从前是给地主干，累死也没人问。现在是给自己干，是给子孙后代造福，再累咱也甘心！”说着又挥起了铁锤……

深夜，我躺在床上，眼前依然浮现着老人可亲可敬的形象。听王洪田讲，双庆站工地上，光六十岁以上的老石工就有五十多人，他们和那些铁姑娘、棒小伙一样，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我为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而激动，久久睡不着。想等王洪田回来，再好好和他扯扯，可是直到我睡熟了，他的床还是空着。

等嘹亮的起床号声把我唤醒，人们已经用一夜的劳动迎来了二十一日黎明。直到六点钟的太阳跃出东山的时候，建设者们才放下手中的工具，集合在机房前。此时，他们的颗颗红心又飞向了北京，飞到了华主席的身边。当华主席当选为我党领袖的喜讯传来的时候，双庆站上再次沸腾了！那鞭炮，那锣鼓、那口号是多么地激奋。这是欢庆大会，又是誓师大会。王洪田代表党总支向全体民兵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为了以实际行动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双庆站五天内正式放水！接着，连排干部也纷纷向华主席表决心。欢

腾的工地又卷起了大干的声浪。在这时，我好象又看到他们“三九”天战引河的雄壮场面，看到献石献粗的动人情景，看到双庆站开工五个月来奋战不息的日日夜夜。现在，五天后就要正式送水了！清澈的微山湖水将跃过双庆站，飞上那千年干旱的山山岭岭！欢庆吧，欢庆吧！

欢庆的锣鼓敲起来了，独特的游行又在双庆站上开始：那长长的队伍围着工地欢跃地向前移动着。蓄水池映出了漫天的彩霞、高大的机房、飞舞的红旗和欢乐的人群。这时，我看到几辆大客车又开了进来，看那不同的车号，我知道又是外省的同志来参观了。他们一下车，就参加了这欢庆的游行行列。我想：他们定会带来祖国各地的跃进消息，由于粉碎“四人帮”，由于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贯彻，祖国到处都在捷报纷飞，全国人民的心都向着华主席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呀！

我站在双庆站上，好象看到首都北京那涌满人潮的街头，看到祖国各地工厂、农村、军营那八亿张幸福的笑脸。我的心禁不住又飞回去年那火红的十月，那举国欢庆的时刻，再望望机房高处那金光闪闪的“双庆扬水站”几个大字，心中不由喊出：双庆的光辉永远闪烁在我的心头！（插图：孔祥愚）



驯马记

殷 献 之

一支战歌，靠激越的旋律鼓舞士气；一篇长诗，由传神妙章咏志言情。邹西会战治理白马河战役，既是一支高亢的战歌，又是一篇动人的诗章。这支歌，这篇诗，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执笔凝思，那波澜壮阔的战场又出现在眼前，治水大军在长河上下纵横驰骋，雄姿英发。远远望去，真好似一轴浓墨重彩的画卷铺展在原野上，使人看到就联想起白马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对，先从那遥远的历史讲起吧。

—

为了摸清白马河的底细，我从独山湖东岸白马河的入湖口出发，途经微山、兖州、曲阜和邹县，全程一百二十三华里，最后来到邹县九龙山前的白马泉。泉河相连，这大概就是白马河得名的原因了。据沿河传说，古时候的一天，白马泉中突然跳出一匹银鬃神马，嘶叫着直奔独山湖而去，行踪所至，甩掉了缰绳，竟留下了一道弯曲凶猛的河流。神

话，当然不可信。据实想来，那只不过是山洪暴发在地面上留下的痕迹。据说旧日的河道，百米一弯，三里一汉，河堤壑壑牙牙，全是洪水横冲直撞的证明。为了确有实据，我翻阅了邹县县志。谁都知道，那些志书的编者们都是旧社会粉饰太平的能手，但还是不能不记下许多血泪斑斑的史实。清朝康熙四年（1666年）五月，“雨成灾，赤地百里，民不聊生。”康熙四十二年（1704年），“夏秋大雨七十余日，山水泛滥，夏麦秋禾，尽皆淹没，斗粟千金，民饥乏食，流遗在道。”仅查到白马河三百年的历史，竟有二百多次水旱灾害。千百年来到底发生了多少这样的惨剧，谁也说不清。

祸不单行。旧社会，劳动人民遭逢自然灾害和阶级压迫，就象身子离不开影子一样。清朝年间，白马河南岸有一户占地千顷的地主，把女儿嫁给了河北岸一户首富的儿子，不用说，是门当户对。但美中不足，就是亲家往来，有河为隔，不大方便。于是两家地主便串通起来，以“修桥积德”为名，勒索两岸群众，出钱出工，动工建桥。无权无地的穷苦人民，本来就被水灾逼的家无隔夜粮，哪里去弄钱修桥。但两户地主明文规定：不定数交钱，不得过桥，且有损阴德，对后世不利。有几户穷人被逼不过，跳河而死。桥修成以后，取名“过女桥”。就这样一座用血泪筑起来的石桥，不久就给一场洪水冲走了。

控诉何止一桩两桩。邹县太平公社有两个沿河大队，解放前，因终年受水害，起名“南坑”、“北坑”，意思是说这里是盛水的坑坑。有土泡在水里，养活不了一方人。群众一气，索性把“坑”字的“土”旁扔掉，改名“北亢”、

“南亢”，意思是盼望水坑能变成高地。但那害处无人过问，要变只不过是美丽的幻想。两个村共八百多户，三千多人，竟有五百多户，两千人常年在外逃荒要饭，有一百多户卖儿鬻女，有三十多户至今没有下落。

白马河，白马河，多少代，多少人怕你恨你啊！

二

驯服白马河这匹劣“马”，改变它令人畏惧的脾气，使它变成一条可爱的益河，关键在白马河会战一仗。

这一仗，就象完成一个战役的不同阶段一样，在邹西会战打胜了南治山、北治洼两仗之后，决战白马河的战斗就要打响了。

决战的会议开在一九七六年的寒冬腊月，西北风拼命地对着指挥部的后窗户嘶叫，屋檐上吊着尺把长的冰凌。但会议室里却象点起一蓬火，人声鼎沸，热气腾腾。邹县、滕县、微山、曲阜、兖州、济宁和汶上七个县的民兵团团长和政委，对着挂在墙上的白马河工程图指点着，议论着。地委常委、白马河工程指挥老李同志指着地图动员着，准备开始那一场艰苦的改天换地的大战。

李指挥完全知道担子在他身上的重量。白马河已经过三次治理，但那几次还没有学大寨的成熟经验，都是掂量一下手中有几个钱，就办几个钱的事。结果是标准低，白马河仍是“油瓶嘴”倒不下半壁山河的水，邹西地区仍有三十万亩土地不是旱就是涝。一九七五年全区粮食上了“纲要”，而邹西还有半数公社粮食亩产只有三百多斤。群众真恼鼻子，给这地